

※ 序跋選錄 ※

《四庫全書總目發微》序

夏長樸*

「漢宋之爭」是清代中期學術的重要問題，過去學界多以為此一爭議由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與方東樹《漢學商兌》之間的爭執所引起，因而造成漢學家與宋學家的嚴重對立，彼此互不相讓，交相攻詰，形成清代乾嘉時代經學的主要問題。近來較新的研究發現，事實並不如此簡單，江藩與方東樹的爭執，只能說是「漢宋之爭」的表面化，此前漢、宋學家之間早已存在的嫌隙與心結，因二者的爭議而正式浮上臺面。此一爭議牽涉極廣，討論者多，成為當時學界關注的議題，但卻不宜直接視為漢、宋學術對峙爭執的開端。原因在於漢、宋爭執的源頭，其實來自於較早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此書雖標榜在漢、宋之間，「參稽衆說，務取持平」，以求「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」，但其內容「崇漢抑宋」的觀點顯而易見，衆所周知。由於《四庫全書·經部總敘》在簡要敘述歷代經學的六種變化之後，概括提出「要其歸宿，則不過漢學、宋學，兩家互有勝負」，從而建構起以「漢宋對峙」為經學流變發展的核心觀點。這一認知，可謂孤明先發，探驪得珠，不僅通貫《全書》，同時也影響乾嘉以下的學術論述。所謂「漢宋之爭」，正是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揭櫫此一觀點之後，所具體呈現的學術現象，流風所及，至今依然成為探討經學時必然觸及的問題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編纂，發軔於彙編《四庫全書》著錄及存目提要，由於各書提要均係「倣劉向、曾鞏等目錄序之例」撰成，除概述「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外」，並經「詳悉考證，詮疏崖略」，再加上《總目》的各部總序、凡例及各類小序後，其內容實已囊括群書要義，綱舉目張，脈絡分明，與章學誠《校讎通義·序》所揭櫫的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學術理想不謀而合，這亦是劉歆《七略》以

* 夏長樸，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。

下目錄學者的基本主張。因而，這部總目錄的編輯，形式上雖只是薈萃《全書》所收群書及存目提要，但其用意不僅止於便利書籍的收藏保管檢索而已。更重要的是，藉此機會剖析流派，闡發學術的來龍去脈，以達到「成一家之言」的理想，從而建構起乾隆君臣心目中以「漢宋對峙」為核心的中國學術發展史觀。這纔是編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最終用意所在。

學術史觀的建構並非一蹴可幾，必然經過長期的醞釀與構思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編纂與修訂過程，始於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二月正式開館編輯《四庫全書》，歷經館臣二十餘年的辛勤耕耘，最終於乾隆六十年(1795)十一月由武英殿刊刻蒞事。其篇幅之大、耗時之長、動用資源之多，自劉向、劉歆父子《別錄》、《七略》以下，歷代各種目錄書籍罕有其匹。在此漫長的修書過程中，館臣由提要分纂稿、《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》、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書前提要、《四庫全書薈要》書前提要、《四庫全書》書前提要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稿本及抄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以迄浙本、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刻成，當中每一階段的增刪修改甚至抽換新撰，莫不是為此嶄新史觀奠定基石，藉以建構新猷。因此，要徹底了解《總目》的學術史觀，固然必須從殿本、浙本《總目》著手，對其內容做綿密而深入的探討，方克有成。除此之外，若欲透徹分析與理解《總目》的學術史觀如何形成、重點何在，則必然要從文獻學的角度切入，透過同一提要在不同階段的詳細比對，方能鉅細靡遺地掌握各書提要內容的前後異同，進而深入了解觀念變化的重點所在。本書所收各篇論文的寫作，其主要目的即在於此。

本書分為文獻編與經學思想編兩部分，前者收入論文五篇，後者收文六篇，皆為筆者就上述主題探討研究的成果。文獻編部分，除一篇撰寫目的在重新檢討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殿本與浙本的關係之外，其餘各篇均在探討現存於世的各種提要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，試圖藉此建立各種提要的先後順序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稿本的年代系譜，為未來進一步比較各階段稿本的異同預作張本。經學思想編部分，則以探討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定本的經學觀為主要目的，藉以了解此書在「漢宋對峙」的核心觀念下，如何闡釋各種經書討論的主要問題。其中〈乾隆皇帝的經學思想及其發展〉一篇，重點集中在探討乾隆皇帝的經學思想及其發展變化與編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關係。藉此確認乾隆本人正是主導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學思想的關鍵人物。至於紀昀的確切角色應為乾隆意志的實際執行者，透過他的認真撰述與通盤修訂，纔真正具體貫徹落實了乾隆的經學觀點。

本書文獻編的寫作，由於涉及多種文獻的蒐集、影印與抄錄，相關文獻市面罕見，幾乎全都珍藏在海峽兩岸的各大圖書館善本室內，資料不易目驗或取得。承蒙學界友好的鼎力協助，因而得以藉參加各地學術研討會之便，順利閱覽各種善本珍籍。由於協助學者友人衆多，難以一一縷數，不得已只好從略，在此敬謹表示個人的誠摯謝意。

本書之彙編成書，承友人嶽麓書院院長蕭永明教授、副院長吳仰湘教授極力促成，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蔡長林學棣費心聯繫並撥冗代為校稿，謹此一併致謝。

內人黃懿梅教授精研分析哲學，與筆者相依相伴四十餘年，教學研究、打理家務之外，亦經常就筆者的研究質疑問難、切磋琢磨，所提意見發人深省，可謂惠我良多。沒有她全心全意的支持與鼓勵，這些論文不可能順利問世。無以為報，謹將此書敬獻給她，以略表寸心。

二〇一九年元月二十日識於臺大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

